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梁書卷四十五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三十九

王僧辯

王僧辯字君才右衛將軍神念之子也以天監中隨父
來奔起家為湘東王國左常侍王為丹陽尹轉府行參
軍王出守會稽兼中兵參軍事王為荊州仍除中兵在

限內時武寧郡反王命僧辯討平之遷貞威將軍武寧
太守尋遷振遠將軍廣平太守秩滿還為王府中錄事
參軍如故王被徵為護軍僧辯兼府司馬王為江州仍
除雲騎將軍司馬守湓城俄監安陸郡無幾而還尋為
新蔡太守猶帶司馬將軍如故王除荊州為貞毅將軍
府諮議參軍事賜食千人代柳仲禮為竟陵太守改號
雄信將軍屬侯景反王命僧辯假節總督舟師一萬兼
糧饋赴援纔至京都宮城陷沒天子蒙塵僧辯與柳仲

禮兄弟及趙伯超等先屈膝於景然後入朝景悉收其
軍實而厚加綏撫未幾遣僧辯歸於竟陵於是倍道兼
行西就世祖世祖承制以僧辯為領軍將軍及荆湘疑
貳軍師失律世祖又命僧辯及鮑泉統軍討之分給兵
糧剋日就道時僧辯以竟陵部下猶未盡來意欲待集
然後上損謂鮑泉曰我與君俱受命南討而軍容若此
計將安之泉曰既稟廟筭驅率驍勇事等沃雪何所多
慮僧辯曰不然君之所言故是文士之常談耳河東少

有武幹兵刃又彊新破軍師養銳待敵自非精兵一萬
不足以制之我竟陵甲士數經行陣已遣召之不久當
及雖期日有限猶可重申欲與卿共入言之望相佐也
泉曰成敗之舉繫此一行遲速之宜終當仰聽世祖性
嚴忌微聞其言以為遷延不肯去稍已舍怒及僧辯將
入謂泉曰我先發言君可見係泉又許之及見世祖世
祖迎問曰卿已辦乎何日當發僧辯具對如向所言世
祖大怒按劍厲聲曰卿憚行邪因起入內泉震怖失色

竟不敢言。須臾遣左右數十人收僧辯。既至，謂曰：「卿拒命不行，是欲同賊。今惟有死耳。」僧辯對曰：「僧辯食祿既深，憂責實重。今日就戮，豈敢懷恨？但恨不見老母、世祖因斫之中，其左髀流血至地。」僧辯悶絕。久之，方蘇。即送付廷尉，并收其子姪，並皆繫之。會岳陽王軍襲江陵，人情搔擾，未知其備。世祖遣左右往獄問計於僧辯。僧辯具陳方略，登即赦為城內都督。俄而岳陽奔退，而鮑泉力不能剋。長沙世祖乃命僧辯代之。數泉以十罪遣舍。

人羅重歡領齋仗三百人與僧辯俱發既至遣通泉云
羅舍人被令送王竟陵來泉甚愕然顧左右曰得王竟
陵助我經略賊不足平俄而重歡齋令書先入僧辯從
齋仗繼進泉方拂席坐而待之僧辯既入背泉而坐曰
鮑郎卿有罪令旨使我鑠卿勿以故意見待因語重歡
出令泉即下地鑠于牀側僧辯仍部分將帥并力攻圍
遂平湘土還復領軍將軍侯景浮江西寇軍次夏首僧
辯為大都督率巴州刺史淳于量定州刺史杜龕宜州

刺史王琳郴州刺史裴之橫等俱赴西陽軍次巴陵聞
郢州已沒僧辯因據巴陵城世祖乃命羅州刺史徐嗣
徽武州刺史杜蒨並會僧辯于巴陵景既陷郢城兵衆
益廣徒黨甚銳將進寇荊州乃使偽儀同丁和統兵五
千守江夏大將宋子仙前驅一萬造巴陵景悉凶徒水
步繼進於是緣江戍邏望風請服賊拓邏至于隱磯僧
辯悉上江渚米糧並沉公私船於水及賊前鋒次江口
僧辯乃分命衆軍乘城固守偃旗臥鼓安若無人翌日

賊衆濟江輕騎至城下問城內是誰答曰是王領軍賊
曰語王領軍事勢如此何不早降僧辯使人答曰大軍
但向荊州此城自當非礙僧辯百口在人掌握豈得便
降賊騎既去俄爾又來曰我王已至王領軍何為不出
與王相見邪僧辯不答頃之又執王珣等至于城下珣
為書誘說城內景帥船艦並集北寺又分入港中登岸
治道廣設氊屋耀軍城東隴上芟除草荻開八道向城
遣五千兔頭肉薄苦攻城內同時鼓譟矢石雨下殺賊

既多賊乃引退世祖又命平北將軍胡僧祐率兵下援僧辯是日賊復攻巴陵水步十處鳴鼓吹脣肉薄斫上城上放木擲火爨礮石殺傷甚多午後賊退乃更起長柵繞城大列舸艦以樓船攻水城西南角又遣人渡洲岸引牂柯推蝦蟇車填塹引障車臨城二日方止賊又於艦上豎木桔槔聚茅置火以燒水柵風勢不利自焚而退既頻戰挫衄賊帥任約又為陸法和所擒景乃燒營夜遁旋軍夏首世祖策勲行賞以僧辯為征東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封長寧縣公於是世祖命僧
辯即率巴陵諸軍沿流討景師次郢城步攻魯山魯山
城主支化仁景之騎將也率其黨力戰衆軍大破之化
仁乃降僧辯仍督諸軍渡兵攻郢即入羅城宋子仙蟻
聚金城拒守攻之未剋子仙使其黨時靈護率衆三千
開門出戰僧辯又大破之生擒靈護斬首千級子仙衆
退據倉門帶江阻險衆軍攻之頻戰不剋景既聞魯山
已沒郢鎮復失羅城乃率餘衆倍道歸建業子仙等困

蹙計無所之乞輸郢城身還就景僧辯偽許之命給船
百艘以老其意子仙謂為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
率精勇千人攀堞而上同時鼓譟掩至倉門水軍主宋
遙率樓船暗江四面雲合子仙行戰行走至於白楊浦
乃大破之生擒子仙送江陵即率諸軍進師九水賊偽
儀同范希榮盧暉略尚據湓城及僧辯軍至希榮等因
挾江州刺史臨城公棄城奔走世祖加僧辯侍中尚書
令征東大將軍給鼓吹一部仍令僧辯且頓江州須衆

軍齊集得時更進頃之世祖命江州衆軍悉同大舉僧
辯乃表皇帝凶問告于江陵仍率大將百餘人連名勸
世祖即位將欲進軍又重奉表雖未見從並蒙優答事
見本紀僧辯於是發自江州直指建業乃先命南充州
刺史侯瑱率銳卒輕舸襲南陵鵲頭等戍至即剋之先
是陳霸先率衆五萬出自南江前軍五千行至湓口霸
先憫儻多謀策名蓋僧辯僧辯畏之既至湓口與僧辯
會于白茅洲登壇盟誓霸先為其文曰賊臣侯景凶羯

小胡逆天無狀構造姦惡違背我恩義破掠我國家毒
害我生民移毀我社廟我高祖武皇帝靈聖聰明光宅
天下劬勞兆庶亭育萬民如我考妣五十所載哀景以
窮見歸全景將戮之首置景要害之地崇景非次之榮
我高祖於景何薄我百姓於景何怨而景長戟彊弩陵
蹙朝廷鋸牙郊甸殘食含靈剝肝斲趾不慙其快曝骨
焚屍不謂為酷高祖非食卑宮春秋九十屈志凝威憤
終賊手大行皇帝溫嚴恭默丕守鴻名於景何有復加

忍毒皇枝緦抱已上總功以還窮刀極俎既屠且鱠豈
有率土之濱謂為王臣食人之木飲人之水忍聞此痛
而不悼心況臣僧辯臣霸先等荷稱國藩湘東王臣繹
泣血銜哀之寄摩頂至足之恩世受先朝之德身當將
帥之任而不能瀝膽抽腸共誅姦逆雪天地之痛報君
父之仇則不可以稟靈舍識戴天履地今日相國至孝
玄感靈武斯發已破賊徒獲其元帥止餘景身尚在京
邑臣僧辯與臣霸先協和將帥同心共契必誅凶豎尊

奉相國嗣膺鴻業以主郊祭前途若有一功獲一賞臣
僧辯等不推已讓物先身帥衆則天地宗廟百神之靈
共誅共責臣僧辯臣霸先同心共事不相欺負若有違
戾明神殛之於是升壇歃血共讀盟文皆淚下霑襟辭
色慷慨及王師次于南洲賊帥侯子鑒等率步騎萬餘
人於岸挑戰又以鵠舫千艘並載土兩邊悉八十棹棹
手皆越人去來輒襲捷過風電僧辯乃麾細船皆令退
縮悉使大艦夾泊兩岸賊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衆軍

乃棹大艦截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賊悉赴水僧
辯即督諸軍沿流而下進軍于石頭之斗城作連營以
逼賊賊乃橫嶺上築五城拒守侯景自出與王師大戰
於石頭城北霸先謂僧辯曰醜虜遊魂貫盈已稔逋誅
送死欲為一決我衆賊寡宜分其勢即遣彊弩二千張
攻賊西面兩城仍使結陣以當賊僧辯在後麾軍而進
復大破之盧暉略聞景戰敗以石頭城降僧辯引軍入
據之景之退也北走朱方於是景散兵走告僧辯僧辯

令衆將入據臺城其夜軍人採稻失火燒太極殿及東西堂等時軍人鹵掠京邑剝剔士庶民為其執縛者袒衣不免盡驅逼居民以求購贖自石頭至于東城緣淮號叫之聲震響京邑於是百姓失望僧辯命侯瑱裴之橫率精甲五千東入討景僧辯收賊黨王偉等二十餘人送于江陵偽行臺趙伯超自吳松江降於侯瑱瑱時送至僧辯僧辯謂伯超曰趙公卿荷國重恩遂復同逆今日之事將欲何如因命送江陵伯超既出僧辯顧坐

客曰朝廷昔唯知有趙伯超耳豈識王僧辯社稷既傾
為我所復人之興廢亦復何常賓客皆前稱歎功德僧
辯瞿然乃謬答曰此乃聖上之威德羣帥之用命老夫
雖濫居戎首何力之有焉於是逆寇悉平京都剋定世
祖即帝位以僧辯功進授鎮衛將軍司徒加班劍二十
人改封永寧郡公食邑五千戶侍中尚書令鼓吹竝如
故是後湘州賊陸納等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貴於淶口
盡收其軍實李洪雅又自零陵率衆出空靈灘稱助討

納朝廷未達其心深以為慮乃遣中書舍人羅重歡徵僧辯上就驃騎將軍宜豐侯循南征僧辯因督杜崱等衆軍發于建業師次巴陵詔僧辯為都督東上諸軍事霸先為都督西上諸軍事先時霸先讓都督于僧辯僧辯不受故世祖分為東西都督而俱南討焉時納等下據車輪夾岸為城前斷水勢士卒驍猛皆百戰之餘僧辯憚之不與輕進於是稍作連城以逼賊賊見不敢交鋒竝懷憊怠僧辯因其無備命諸軍水步攻之親執旗

鼓以誠進止於是諸軍競出大戰於車輪與驃騎循并力苦攻陷其二城賊大敗步走歸保長沙驅逼居民入城拒守僧辯追躡乃命築壘圍之悉令諸軍廣建圍柵僧辯出坐壘上而自臨視賊望識僧辯知不設備賊黨吳藏李賢明等乃率銳卒千人開門掩出蒙楯直進逕趨僧辯時杜蒯杜龕並侍左右帶甲衛者止百餘人因下遣人與賊交戰李賢明乘鎧馬從者十騎大呼衝突僧辯尚據胡牀不為之動於是指揮勇敢遂獲賢明因

即斬之賊乃退歸城內初陸納阻兵內逆以王琳爲辭云朝廷若殺王琳納等自當降伏時衆軍竝進未之許也而武陵王擁衆上流內外駭懼世祖乃遣琳和解之至是湘州平僧辯旋於江陵因被詔會衆軍西討督舟師二萬輿駕出天居寺餞行俄而武陵敗績僧辯自枝江班師於江陵旋鎮建業是月居少時復回江陵齊主高洋遣郭元建率衆二萬大列舟艦於合肥將謀襲建業又遣其大將邢景遠步六汗薩東方老等率衆繼之

時陳霸先鎮建康既聞此事馳報江陵世祖即詔僧辯
次於姑孰即留鎮焉先命豫州刺史侯瑱率精甲三千
人築壘於東關以拒北寇徵吳郡太守張彪吳興太守
裴之橫會瑱於關因與北軍戰大敗之僧辯率衆軍振
旅於建業承聖三年二月甲辰詔曰贊俊遂賢稱於秦
典自上安下聞之漢制所以仰協台曜俯佐弘圖使持
節侍中司徒尚書令都督揚南徐東揚三州諸軍事鎮
衛將軍揚州刺史永寧郡開國公僧辯器宇凝深風格

詳遠行為士則言表身文學貫九流武該七略頃歲征討自西徂東師不疲勞民無怨讟王業艱難實兼夷險宜其變此中台膺茲上將寄之經野匡我朝猷加太尉車騎大將軍餘悉如故頃之丁母太夫人憂世祖遣侍中謁者監護喪事策謚曰貞敬太夫人夫人姓魏氏神念以天監初董率徒衆據東關退保合肥淠湖西因娶以為室生僧辯性甚安和善於綏接家門內外莫不懷之初僧辯下獄夫人流淚徒行將入謝罪世祖不與相

見時貞惠世子有寵於世祖軍國大事多關領焉夫人
詣閣自陳無訓涕泗嗚咽衆竝憐之及僧辯免出夫人
深相責勵辭色俱嚴云人之事君惟須忠烈非但保祐
當世亦乃慶流子孫及僧辯剋復舊京功蓋天下夫人
恒自謙損不以富貴驕物朝野咸共稱之謂為明哲婦
人也及既薨殞甚見愍悼且以僧辯勲業隆重故喪禮
加焉靈柩將歸建康又遣謁者至舟渚弔祭命尚書左
僕射王褒為其文曰維爾世基武子族懋陽元金相比

映玉德齊溫既稱女則兼循婦言書圖鏡覽辭章討論
教貽俎豆訓及平原楚發將兵孟軻成德盡忠資敬自
家刑國顯允其儀惟民之則反命師旅既修我戎補茲
袞職奄有龜蒙母由子貴宣爾斯崇嘉命允集寵章所
隆居高能降處貴思沖慶資善始榮兼令終崦嵫既夕
蕙葭早秋奔駟難返衝濤詎留背龍門而西顧過夏首
而東浮越三宮之遐岳經三江之派流鬱鬱增嶺浮雲
蔽虧滔滔江漢逝者如斯銘旌故旄宇毀遺碑即虛舟

而設奠想徂魂之有知嗚呼哀哉其年十月西魏相宇文黑泰遣兵及岳陽王衆合五萬將襲江陵世祖遣主書李膺徵僧辯於建業為大都督荊州刺史別敕僧辯云黑泰背盟忽便舉斧國家猛將多在下流荆陝之衆悉非勁勇公宜率貔虎星言就路傍道兼行赴倒懸也僧辯因命豫州刺史侯瑱等為前軍兗州刺史杜僧明等為後軍處分既畢乃謂膺云泰兵驍猛難與爭銳衆軍若集吾便直指漢江截其後路凡千里饋糧尚有飢

色況賊越數千里者乎此孫臏剋龐涓時也俄而京城陷沒宮車晏駕及敬帝初即梁主位僧辯預樹立之功承制進驃騎大將軍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與陳霸先參謀討伐時齊主高洋又欲納貞陽侯淵明以為梁嗣因與僧辯書曰梁國不造禍難相仍侯景傾蕩建業武陵彎弓巴漢卿志格玄穹精貫白日戮力齊心芟夷逆醜凡在有情莫不嗟尚況我隣國緝事言前而西寇承間復相掩襲梁主不能固守江陵殞身宗祏

王師未及便已降敗士民小大皆畢寇虜乃睽南顧憤
歎盈懷卿臣子之情念當鯁裂如聞權立支子號令江
陵年甫十餘極為沖藐梁璽未已負荷諒難祭則衛君
政由寧氏幹弱枝彊終古所忌朕以天下為家大道濟
物以梁國淪滅有懷舊好存亡拯墜義在今辰扶危嗣
事非長伊德彼貞陽侯梁武猶子長沙之胤以年以望
堪保江陵故置為梁主納於彼國便詔上黨王渙總攝
羣將扶送江表雷動風馳助掃寬逆清河王岳前救荆

城軍度安陸既不相及憤惋良深恐及西寇乘流復躡
江左令轉次漢口與陸居士相會卿宜協我良規厲彼
羣帥部分舟艫迎接今王鳩勒勁勇并力一心西羗烏
合本非勍寇直是湘東怯弱致此淪胥今者之師何往
不尅善建良圖副朕所望也貞陽承齊遣送將屆壽陽
貞陽前後頻與僧辯書論還國繼統之意僧辯不納及
貞陽高渙至於東關散騎常侍裴之橫率衆拒戰敗績
僧辯因遂謀納貞陽仍定君臣之禮啓曰自秦兵寇陝

臣便營赴援纔及下船荆城陷沒即遣劉周入國具表
丹誠左右勲豪初並同契周既多時不還人情疑阻比
冊降中使復遣諸處詢謀物論參差未甚決定始得侯
瑱信示西寇權景宣書令以真跡上呈觀視將帥恣欲
同秦若一朝仰違大國臣不辭灰粉悲梁祚永絕中興
伏願陛下便事濟江仰藉皇齊之威憑陛下至聖之略
樹君以長雪報可期社稷再輝死且非吝請押別使曹
沖馳表齊都續啓事以聞伏遲拜奉在促貞陽答曰姜

曷至枉示具公忠義之懷家國喪亂于今積年三后蒙
塵四海騰沸天命元輔匡救本朝弘濟艱難建武宗祏
至於丘園板築尚想來儀公室皇枝豈不虛遲聞孤還
國理會高懷但近再命行人或不宣具公既詢謀卿士
訪逮藩維汭沂往來理淹旬月使乎屆止殊副所期便
是再立我蕭宗重興我梁國億兆黎庶咸蒙此恩社稷
宗祧曾不相愧近軍次東關頻遣信裴之橫處示其可
否答對驕凶殊駭聞矚上黨王陳兵見衛欲叙安危無

識之徒忽然逆戰前旌未舉即自披猖驚悼之情彌以
傷惻上黨王深自矜嗟不傳首級更蒙封樹飾棺厚殯
務從優禮齊朝大德信感神民方仰藉皇威敬憑元宰
討逆賊於咸陽誅叛子於雲夢同心叶力克定邦家覽
所示權景宣書上流諸將本有忠略棄親向讎庶當不
爾防奸定亂終在於公今且頓東關更待來信未知水
陸何處見迎夫建國立君布在方策入盟出質有自来
矣若公之忠節上感蒼旻羣帥同謀必匪攜貳則齊師

反旆義不陵江如致爽言誓以無克韜旗側席遲復行
人曹冲奉表齊都即押送也渭橋之下惟遲叙言汜水
之陽預有號懼僧辯又重啓曰員外常侍姜曷還奉敕
伏具動止大齊仁義之風曲被隣國卹災救難申此大
猷皇家枝戚莫不榮荷江東冠冕俱知憑賴今軟不忘
信信實由衷謹遣臣第七息顯顯所生劉并弟子世珍
往彼充質仍遣左民尚書周弘正至歷陽奉迎艫舳浮
江俟一龍之渡清宮丹陛候六傳之入萬國傾心同榮

晉文之反三善克宣方流宋昌之議國祚既隆社稷有奉則羣臣竭節報厚施於大齊戮力展愚效忠誠於陛下今遣吏部尚書王通奉啓以聞僧辯因求以敬帝為皇太子貞陽又答曰王尚書通至復枉示知欲遣賢弟世珍以表誠質具悉憂國之懷復以庭中玉樹掌內明珠無累胸懷志在匡救豈非勛勞我社稷弘濟我邦家慙歎之懷用忘興寢晉安王東京貽厥之重西都繼體之賢嗣守皇家寧非民望但世道喪亂宜立長君以其

蒙孽難可承業成昭之德自古希儔沖質之危何代無
此孤身當否運志不圖生忽荷不世之恩仍致非常之
舉自惟虛薄兢懼已深若建承華本歸皇胄心口相誓
惟擬晉安如或虛言神明所殛覽今所示深遂本懷戰
慰之情無寄言象但公憂勞之重既稟齊恩忠義之情
復及梁貳華夷兆庶豈不懷風宗廟明靈豈不相感正
爾迴旆仍向歷陽所期質累便望來彼衆軍不渡已著
盟書斯則大齊聖主之恩規上黨英王之然諾得原失

信終不為也惟遲相見使在不賒鄉國非遙觸目號咽
僧辯使送質于鄴貞陽求渡衛士三千僧辯慮其為變
止受散卒千人而已并遣龍舟法駕往迎貞陽濟江之
日僧辯擁楫中流不敢就岸後乃同會於江寧浦貞陽
既踐偽位仍授僧辯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牧餘悉
如故陳霸先時為司空南徐州刺史惡其翫覆與諸將
議因自京口舉兵十萬水陸俱至襲于建康於是水軍
到僧辯常處於石頭城是日正視事軍人已踰城北而

入南門又馳白有兵來僧辯與其子顧遽走出閣左右
心腹尚數十人衆軍悉至僧辯計無所出乃據南門樓
乞命拜請霸先因命縱火焚之方共顧下就執霸先曰
我有何辜公欲與齊師賜討又曰何意全無防備僧辯
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爾夜斬之長子顓承聖初歷官
至侍中初僧辯平建業遣霸先守京口都無備防顓屢
以為言僧辯不聽竟及於禍西魏寇江陵世祖遣顓督
城內諸軍事荊城陷顓隨王琳入齊為竟陵郡守齊遣

琳鎮壽春將圖江左及陳平淮南執琳殺之顓聞琳死乃出郡城南登高冢上號哭一慟而絕顓弟頌少有志節恒隨從世祖及荊城陷覆沒於西魏

史臣曰自侯景寇逆世祖據有上游以全楚之兵委僧辯將率之任及剋平禍亂功亦著焉在乎策勲當上台之賞敬帝以高祖貽厥之重世祖繼體之尊洎渚宮淪覆理膺寶祚僧辯位當將相義存伊霍乃受脅齊師傍立支庶苟欲行夫忠義何忠義之遠矣樹國之道既虧

謀身之計不足自致殲滅悲夫

梁書卷四十五

梁書卷四十五考證

王僧辯傳肉薄苦攻○肉南史作內訛

民為其執縛者相衣不免○相監本作袒南史同今改正

梁書卷四十五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梁書卷四十六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四十

胡僧祐

徐文盛

杜崩

兄岸弟幼安
兄子龕

陰子春

胡僧祐字願果南陽冠軍人少勇決有武幹仕魏至銀青光祿大夫以大通二年歸國頻上封事高祖器之拜

假節超武將軍文德主帥使戍項城城陷復沒於魏中大通元年陳慶之送魏北海王元顥入洛陽僧祐又得還國除南天水天門二郡太守有善政性好讀書不解緝綴然每在公宴必彊賦詩文辭鄙俚多被譏謔僧祐怡然自若謂已實工矜伐愈甚晚事世祖為鎮西錄事參軍侯景亂西沮蠻反世祖令僧祐討之使盡誅其渠帥僧祐諫忤旨下獄大寶二年侯景寇荆陝圍王僧辯於巴陵世祖乃引僧祐於獄拜為假節武猛將軍封新

市縣侯令赴援僧祐將發謂其子曰汝可開兩門一門擬朱一門擬白吉則由朱門凶則由白門吾不捷不歸也世祖聞而壯之至楊浦景遣其將任約率銳卒五千據白塔遙以待之僧祐由別路西上約謂畏已而退急追之及於南安芊口呼僧祐曰吳兒何為不早降走何處去僧祐不與之言潛引却至赤砂亭會陸法和至乃與并軍擊約大破之擒約送於江陵侯景聞之遂遁世祖以僧祐為侍中領軍將軍徵還荊州承聖二年進為

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西魏寇至以僧祐為都督城東諸軍事魏軍四面起攻百道齊舉僧祐親當矢石晝夜督戰獎勵將士明於賞罰衆皆感之咸為致死所向摧殄賊莫敢前俄而中流矢卒時年六十三世祖聞之馳往臨哭於是內外惶駭城遂陷

徐文盛字道茂彭城人也世仕魏為將父慶之天監初率千餘人自北歸款未至道卒文盛仍統其衆稍立功績高祖甚優寵之大同末以為持節督寧州刺史先是

州在僻遠所管羣蠻不識教義貪欲財賄劫篡相尋前
後刺史莫能制文盛推心撫慰示以威德夷獠感之風
俗遂改太清二年聞國難乃召募得數萬人來赴世祖
嘉之以為持節散騎常侍左衛將軍督梁南秦沙東益
巴北巴六州諸軍事仁威將軍秦州刺史授以東討之
畧於是文盛督衆軍東下至武昌遇侯景將任約遂與
相持久之世祖又命護軍將軍尹悅平東將軍杜幼安
巴州刺史王珣等會之竝授文盛節度擊任約於貝磯

約大敗退保西陽文盛進據蘆洲又與相持侯景聞之乃率大衆西上援約至西陽文盛不敢戰諸將咸曰景水軍輕進又甚饑疲可因此擊之必大捷文盛不許文盛妻石氏先在建業至是景載以還之文盛深德景遂密通信使都無戰心衆咸憤怨杜幼安宋濞等乃率所領獨進與景戰大破之獲其舟艦以歸會景密遣騎從間道襲陷郢州軍中恟懼遂大潰文盛奔還荊州世祖仍以爲城北面都督又聚賊汚甚多世祖大怒下令責

之數其十罪除其官爵文盛既失兵權私懷怨望世祖聞之乃以下獄時任約被擒與文盛同禁文盛謂約曰汝何不早降令我至此約曰門外不見卿馬跡使我何遽得降文盛無以答遂死獄中

杜崩京兆杜陵人也其先自北歸南居於雍州之襄陽子孫因家焉祖靈啓齊給事中父懷寶少有志節常邀際會高祖義師東下隨南平王偉留鎮襄陽天監中稍立功績官至驍猛將軍梁州刺史大同初魏梁州刺史

元羅舉州內附懷寶復進督華州值秦州所部武興氏
王楊紹反懷寶擊破之五年卒於鎮崩即懷寶第七子
也幼有志氣居鄉里以膽勇稱釋褐廬江驃騎府中兵
參軍世祖臨荊州仍參募府後為新興太守太清二年
隨岳陽王來襲荊州世祖以與之有舊密邀之崩乃與
兄岸弟幼安兄子龕等夜歸於世祖世祖以為持節信
威將軍武州刺史俄遷宣毅將軍領鎮蠻護軍武陵內
史枝江縣侯邑千戶令隨王僧辯東討侯景至巴陵會

景來攻數十日不剋而遁加侍中左衛將軍進爵為公
增邑五百戶仍隨僧辯追景至石頭與賊相持橫嶺及
戰景親率精銳左右衝突崩從嶺後橫截之景乃大敗
東奔晉陵崩入據城景平加散騎常侍持節督江州諸
軍事江州刺史增邑千戶是月齊將郭元建攻秦州刺
史嚴超遠於秦郡王僧辯令崩赴援陳霸先亦自歐陽
來會與元建大戰於士林霸先令彊弩射元建衆却崩
因縱兵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千餘人元建收餘

衆而遁時世祖執王琳於江陵其長史陸納等遂於長沙反世祖徵崩與王僧辯討之承聖二年及納等戰於車輪大敗陷其二壘納等走保長沙崩等圍之後納等降崩又與王僧辯西討武陵王於硤口至即破平之於是旋鎮遘疾卒詔曰崩京兆舊姓元凱苗裔家傳學業世載忠貞自驅傳江渚政號廉能推轂淺源實聞清靜奄致殞喪惻愴於懷可贈車騎將軍加鼓吹一部諡曰武崩兄弟九人兄嵩岑從岷嶽獻岸及弟幼安竝知名

當世

岸字公衡少有武幹好從橫之術太清中與蒯同歸世祖世祖以為持節平北將軍北梁州刺史封江陵縣侯邑一千戶岸因請襲襄陽世祖許之岸乃晝夜兼行先往攻其城不剋岳陽至遂走依其兄獻於南陽獻時為南陽太守岳陽尋遣攻陷其城岸及獻俱遇害

幼安性至孝寬厚雄勇過人太清中與兄蒯同歸世祖世祖以為雲麾將軍西荊州刺史封華容縣侯邑一千

戶令與平南將軍王僧辯討河東王譽於長沙平之又命率精甲一萬助左衛將軍徐文盛東討侯景至貝磯遇景將任約來逆遂與戰大敗之斬其儀同叱羅子通湘州刺史趙威方等傳首江陵乃進軍大舉因與景相持別攻武昌拔之景渡蘆洲上流以壓文盛等幼安與衆軍攻之景大敗盡獲其舟艦會景密遣襲陷郢州執刺史方諸等以歸人情大駭徐文盛由漢口遁歸衆軍大敗幼安遂降於景景殺之以其多反覆故也

龔崩第二兄岑之子少驍勇善用兵亦太清中與諸父
同歸世祖世祖以為持節忠武將軍鄖州刺史廬縣侯
邑一千戶與叔幼安俱隨王僧辯討河東王平之又隨
僧辯下繼徐文盛軍至巴陵聞侯景襲陷郢州西上將
至乃與僧辯等守巴陵以待之景至圍之數旬不剋而
遁遷太府卿安北將軍督定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加通
直散騎常侍增邑五百戶仍隨僧辯追景至江夏圍其
城景將宋子仙棄城遁龔追至楊浦生擒之大寶三年

衆軍至姑孰景將侯子鑒逆戰龕與陳霸先王琳等率精銳擊之大敗子鑒遂至於石頭景親率其黨會戰龕與衆軍奮擊大破景景遂東奔論功為最授平東將軍東揚州刺史益封一千戶承聖二年又與王僧辯討陸納等於長沙降之又征武陵王於西陵亦平之後江陵陷齊納貞陽侯以紹梁嗣以龕為震州刺史吳興太守又除鎮南將軍都督南豫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漂陽縣侯給鼓吹一部又加散騎常侍鎮東大將軍會陳霸

先襲陷京師執王僧辯殺之龔僧辯之壻也為吳興太守以霸先既非貴素兵又猥雜在軍府日都不以霸先經心及為本郡每以法繩其宗門無所縱捨霸先銜之切齒及僧辯敗龔乃據吳興以距之遣軍副杜泰攻陳禧於長城反為禧所敗霸先乃遣將周文育討龔龔令從弟北叟出距又為文育所破走義興霸先親率衆圍之會齊將柳達摩等襲京師霸先恐遂還與齊人連和龔聞齊兵還乃降遂遇害

陰子春字幼文武威姑臧人也晉義熙末曾祖襲隨宋高祖南遷至南平因家焉父智伯與高祖隣居少相友善嘗入高祖臥內見有異光成五色因握高祖手曰公後必大貴非人臣也天下方亂安蒼生者其在君乎高祖曰幸勿多言於是情好轉密高祖每有求索如外府馬及高祖踐阼官至梁秦二州刺史子春天監初起家宣惠將軍西陽太守普通中累遷至明威將軍南梁州刺史又遷信威將軍都督梁秦華三州諸軍事梁秦二

州刺史太清二年討峽中叛蠻平之徵為左衛將軍又遷侍中屬侯景亂世祖令子春隨領軍將軍王僧辯攻邵陵王於郢州平之又與左衛將軍徐文盛東討侯景至貝磯與景遇子春力戰恒冠諸軍頻敗景值郢州陷沒軍遂退敗太寶二年卒於江陵孫顥少知名釋褐奉朝請歷尚書金部郎後入周撰瓊林二十卷

史臣曰胡僧祐勇敢有聞寡旗破敵者數矣及捐軀殉節殞身王事雖古之忠烈何以加焉徐文盛始立功績

不能終其成名為不義也杜崩識機變之理知向背之
宜加以身屢典軍頻殄寇逆勲庸顯著卒為中興功臣
義哉

梁書卷四十六

梁書卷四十六考證

胡僧祐傳性好讀書不解緝綴。不解南史作愛

杜崩傳齊將郭元建攻秦州刺史嚴超遠於秦郡。遠

南史作達

兄嵩岑從岌疑巖岸及弟幼安。南史作兄嵩岑疑岌
巖岸及弟從幼安與此小異

梁書卷四十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梁書卷四十七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四十一

孝行

滕曇恭

徐普濟宛陵女子

沈崇僚

荀匠

庾黔婁

吉玢

甄恬

韓懷明

劉曇淨

何炯

庾沙彌

江紆

劉霽

褚脩

謝蘭

經云夫孝德之本也此生民之為大有國之所先歟高祖創業開基飭躬化俗澆弊之風以革孝治之術斯著每發絲綸遠加旌表而淳和比屋罕要詭俗之譽潛晦成風俯列踰羣之迹彰於視聽蓋無幾焉今採綴以備遺逸云爾

滕曇恭豫章南昌人也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產曇恭歷訪不能得銜悲哀切俄值一桑門

問其故曇恭具以告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曇恭
拜謝因捧瓜還以薦其母舉室驚異尋訪桑門莫知所
在及父母卒曇恭水漿不入口者旬日感慟嘔血絕而
復蘇隆冬不著重絮蔬食終身每至忌日思慕不自堪
晝夜哀慟其門外有冬生樹二株時忽有神光自樹而
起俄見佛像及夾侍之儀容光顯著自門而入曇恭家
人大小咸共禮拜久之乃滅遠近道俗咸傳之太守王
僧度引曇恭為功曹固辭不就王儉時隨僧度在郡號

為滕曾子天監元年陸璣奉使巡行風俗表言其狀曇
恭有子三人皆有行業時有徐普濟者長沙臨湘人居
喪未及葬而隣家火起延及其舍普濟號慟伏棺上以
身蔽火隣人往救之焚炙已悶絕累日方蘇宣城宛陵
有女子與母同床寢母為猛虎所搏女號叫拏虎虎毛
盡落行十數里虎乃棄之女抱母還猶有氣經時乃絕
太守蕭琛賻焉表言其狀有詔旌其門閭

沈崇僚字思慙吳興武康人也父懷明宗兗州刺史崇

僚六歲丁父憂哭踊過禮及長傭書以養母焉齊建武
初起家為奉朝請永元末遷司徒行參軍天監初為前
軍鄱陽王參軍事三年太守柳惔辟為主簿崇僚從惔
到郡還迎其母母卒崇僚以不及侍疾將欲致死水漿
不入口晝夜號哭旬日殆將絕氣兄弟謂之曰殯葬未
申遽自毀滅非全孝之道也崇僚之瘞所不避雨雪倚
墳哀慟每夜恒有猛獸來望之有聲狀如歎息者家貧
無以遷窆乃行乞經年始獲葬焉既而廬於墓側自以

初行喪禮不備復以葬後更治服三年久食麥屑不噉
鹽酢坐卧於單薦因虛腫不能起郡縣舉其至孝高祖
聞即遣中書舍人慰勉之乃下詔曰前軍沈崇僚少有
志行居喪踰禮齋制不終未得大葬自以行之淹年哀
典多闕方欲以永慕之晨更為再朞之始雖即情可矜
禮有明斷可使令除釋擢補太子洗馬旌彼門閭敦茲
風教崇僚奉詔釋服而涕泣如居喪固辭不受官苦自
陳讓經年乃得為永寧令自以祿不及養怛恨愈甚哀

思不自堪至縣卒時年三十九

荀匠字文師潁陰人晉太保勗九世孫也祖瓊年十五復父仇於成都市以孝聞宋元嘉末渡淮赴武陵王義為元凶追兵所殺贈員外散騎侍郎父法超齊中興末為安復令卒於官凶問至匠號慟氣絕身體皆冷至夜乃蘓既而奔喪每宿江渚商旅皆不忍聞其哭聲服未闋兄斐起家為鬱林太守征徠賊為流矢所中死於陣喪還匠迎於豫章望舟投水傍人赴救僅而得全既至

家貧不得時葬居父憂并兄服厯四年不出廬戶自括髮後不復櫛沐髮皆禿落哭無時聲盡則係之以泣目皆皆爛形體枯槁皮骨裁連雖家人不復識郡縣以狀言高祖詔遣中書舍人為其除服擢為豫章王國左常侍匠雖即吉毀頓逾甚外祖孫謙誠之曰主上以孝治天下汝行過古人故發明詔擢汝此職非唯君父之命難拒故亦揚名後世所顯豈獨汝身哉匠於是乃拜竟以毀卒於家時年二十一

庾黔婁字子貞新野人也父易司徒主簿徵不至有高
名黔婁少好學多講誦孝經未嘗失色於人南陽高士
劉虬宗測並歎異之起家本州主簿遷平西行參軍出
為編令治有異績先是縣境多虎暴黔婁至虎皆渡往
臨沮界當時以為仁化所感齊永元初除孱陵令到縣
未旬易在家遘疾黔婁忽然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
歸家家人悲驚其忽至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
但嘗糞甜苦易泄痢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逾憂

苦至夕母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徵君
壽命盡不復可延汝誠禱既至止得申至月末及晦而
易亡黔婁居喪過禮廬於冢側和帝即位將起之鎮軍
蕭穎胄手書敦譬黔婁固辭服闋除西臺尚書儀曹郎
梁臺建鄴元起為益州刺史表黔婁為府長史巴西梓
潼二郡太守及成都平城中珍寶山積元起悉分與僚
佐惟黔婁一無所取元起惡其異衆厲聲曰長史何獨
爾為黔婁示不違之請書數篋尋除蜀郡太守在職清

素百姓便之元起死於蜀部曲皆散黔婁身營殯殮攜持喪柩歸鄉里還為尚書金部郎遷中軍表記室參軍東宮建以本官侍皇太子讀甚見知重詔與太子中庶子殷鈞中舍人到洽國子博士明山賓等遞日為太子講五經義遷散騎侍郎荊州大中正卒時年四十六吉琬字彥霄馮翊蓮勺人也世居襄陽琬幼有孝性年十一遭所生母憂水漿不入口殆將減性親黨異之天監初父為吳興原鄉令為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琬年十

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行人見者皆為隕涕其父理雖清白恥為吏訊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盼乃搥登聞鼓乞代父命高祖異之敕廷尉卿蔡法度曰吉盼請死贖父義誠可嘉但其幼童未必自能造意卿可嚴加脅誘取其款實法度受敕還寺盛陳徽纒備列官司厲色問盼曰爾求代父死敕已相許便應伏法然刀鋸至劇審能死不且爾童孺志不及此必為人所教姓名是誰可具列答若有悔異亦相聽許盼對曰囚雖蒙弱豈不知

死可畏憚顧諸弟稚藐唯因為長不忍見父極刑自延
視息所以內斷胃臆上千萬乘今欲殉身不測委骨泉
壤此非細故柰何受人教邪明詔聽代不異登仙豈有
回貳法度知盼至心有在不可屈撓乃更和顏誘語之
曰主上知尊侯無罪行當釋亮觀君神儀明秀足稱佳
童今若轉辭幸父子同濟矣以此妙年苦求湯鑊盼對
曰凡鯢鮪螻蟻尚惜其生況在人斯豈願壅粉但囚父
挂深効必正刑書故思殞仆冀延父命今瞑目引領以

聽大戮情殫意極無言復對盼初見囚獄掾依法備加桎梏法度矜之命脫其二械更令著一小者盼弗聽曰盼求代父死死罪之囚唯宜增益豈可減乎竟不脫械法度具以奏聞高祖乃宥其父丹陽尹王志求其在廷尉故事并請鄉居欲於歲首舉充純孝之選盼曰異哉王尹何量盼之薄乎夫父辱子死斯道固然若盼有覲面目當其此舉則是因父買名一何甚辱拒之而止年十七應辟為本州主簿出監萬年縣攝官朞月風化大

行自雍還至郢湘州刺史柳悅復召為主簿後鄉人裴
儉丹陽尹丞臧盾揚州中正張仄連名薦盼以為孝行
純至明通易老敕付太常旌舉初盼以父陷罪因成悻
疾後因發而卒

甄恬字彥約中山無極人也世居江陵祖欽之長寧令
父標之州從事恬數歲喪父哀感有若成人家人矜其
小以肉汁和飯飼之恬不肯食年八歲問其母恨生不
識父遂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其形貌則其父也時以

為孝感家貧養母常得珍羞及居喪廬於墓側恒有鳥
亢黃雜色集於廬樹恬哭則鳴哭止則止又有白雀栖
宿其廬州將始興王憺表其行狀詔曰朕虛已欽賢寤
寐盈想詔彼羣岳務盡搜揚恬既孝行殊異聲著邦壤
敦風厲俗弘益茲多牧守騰聞義同親覽可旌表室閭
加以爵位恬官至安南行參軍

韓懷明上黨人也客居荊州年十歲母患屍疰每發輒
危殆懷明夜於星下稽顙祈禱時寒甚切忽聞香氣空

中有人語曰童子母須臾永差無勞自苦未曉而母豁
然平復鄉里異之十五喪父幾至滅性負土成墳贈助
無所受免喪與鄉人郭謨俱師事南陽劉虬虬嘗一日
廢講獨居涕泣懷明竊問其故虬家人答云是外祖亡
日時虬母亦亡矣懷明聞之即日罷學還家就養虬歎
曰韓生無虞丘之恨矣家貧常肆力以供甘脆嬉怡膝
下朝夕不離母側母年九十一以壽終懷明水漿不入
口一旬號哭不絕聲有雙白鳩巢其廬上字乳馴狎若

家禽焉服釋乃去既除喪蔬食終身衣衾無改天監初刺史始興王憺表言之州累辟不就卒於家

劉曇淨字元光彭城莒人也祖元真淮南太守居郡得罪父慧鏡歷詣朝士乞哀懇惻甚至遂以孝聞曇淨篤行有父風解褐安成王國左常侍父卒於郡曇淨奔喪不食飲者累日絕而又蘓每哭輒嘔血服闋因毀瘠成疾會有詔士姓各舉四科曇淨叔父慧斐舉以應孝行高祖用為海寧令曇淨以兄未為縣因以讓兄乃除安

西行參軍父亡後事母尤淳至身營殮粥不以委人母疾衣不解帶及母亡水漿不入口者殆一旬母喪權瘞藥王寺時天寒臺淨身衣單布廬於瘞所晝夜哭泣不絕聲哀感行路未及暮而卒

何炯字士光廬江潯人也父搏太中大夫炯年十五從兄肩受業一晷並通五經章句炯白皙美容貌從兄求點每稱之曰叔寶神清弘治膚清今觀此子復見衛杜在目炯常慕恬退不樂進仕從叔昌寓謂曰求點皆已

高蹈爾無宜復爾且君子出處亦各一途年十九解褐
揚州主簿舉秀才累遷王府行參軍尚書兵庫部二曹
郎出為永康令以和理稱還為仁威南康王限內記室
遷治書侍御史以父疾經旬衣不解帶頭不櫛沐信宿
之間形貌頓改及父卒號慟不絕聲枕土藉地腰虛脚
腫竟以毀卒

庾沙彌潁陰人也晉司空冰六世孫父佩王輔國長史
長沙內史宋昇明中坐沈攸之事誅沙彌時始生年至

五歲所生母為製采衣輒不肯服母問其故流涕對曰
家門禍酷用是何為既長終身布衣蔬食起家臨川王
國左常侍遷中軍田曹行參軍嫡母劉氏寢疾沙彌晨
昏侍側衣不解帶或應鍼灸輒以身先試之及母亡水
漿不入口累日終喪不解衰經不出廬戶晝夜號慟隣
人不忍聞墓在新林因有旅松百餘株自生墳側族兄
都官尚書詠表言其狀應純孝之舉高祖召見嘉之以
補歛令還除輕車郃陵王參軍事隨府會稽復丁所生

母憂喪還都濟浙江中流遇風舫將覆沒沙彌抱柩號
哭俄而風靜蓋孝感所致服闋除信威刑獄參軍兼丹
陽郡

缺三字

累遷寧遠錄事參軍轉司馬出為長城令

卒

江紆字含潔濟陽考城人也父雋光祿大夫紆幼有孝
性年十三父患眼紆侍疾將晷月衣不解帶夜夢一僧
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說之莫能解者紆第三
叔祿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

云慧眼見真能渡彼岸猜乃因智者啟捨同夏縣界牛
屯里舍為寺乞賜嘉名敕答云純臣孝子徃徃感應晉
世顏含遂見冥中送藥近見智者知卿第二息感夢云
飲慧眼水慧眼則是五眼之一號若欲造寺可以慧眼
為名及就創造泄故井井水清冽異於常泉依夢取水
洗眼及煮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感南康
王為南州名為迎主簿純性靜好老莊立言尤善佛義
不樂進仕及父卒經廬於墓終日號慟不絕聲月餘卒

劉霽字士烜平原人也祖乘民宋冀州刺史父聞慰齊
工員即霽年九歲能誦左氏傳宗黨咸異之十四居父
憂有至性每哭輒嘔血家貧與弟杳歆相篤勵學既長
博涉多通天監中起家奉朝請稍遷宣惠晉安王府參
軍兼限內記室出補西昌相入為尚書主客侍郎未朞
除海鹽令霽前後宰二邑並以和理著稱遷為建康正
非所好頃之以疾免尋除建康令不拜母明氏寢疾霽
年已五十衣不解帶者七旬誦觀世音經數至萬遍夜

因感夢見一僧謂曰夫人算盡君精誠篤至當相為申
延後六十餘日乃亡霽廬於墓哀慟過禮常有雙白鶴
馴翔廬側處士阮孝緒致書抑譬霽思慕不已服未終
而卒時年五十二著釋俗語八卷文集十卷弟杳在文
士傳歌在處士傳

褚脩吳郡錢塘人也父仲都善周易為當時最天監中
歷官五經博士脩少傳父業兼通孝經論語善尺牘頗
解文章初為湘東王國侍郎稍遷輕車湘東府行參軍

並兼國子助教武陵王為揚州引為宣惠參軍限內記
室脩性至孝父喪毀瘠過禮因患冷氣及丁母憂水漿
不入口二十三日氣絕復蘇每號慟嘔血遂以毀卒

謝蘭字希如陳郡陽夏人也晉太傅安八世孫父經中
即諮議參軍蘭五歲每父母未飯乳媪欲令蘭先飯蘭
曰既不覺飢彊食終不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
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蘭生之匹因名之曰蘭稍受以
經史過目便能諷誦孝緒每曰吾家陽元也及丁父憂

書夜號慟毀瘠骨立母阮氏常自守視譬抑之服闋後
吏部尚書蕭子顯表其至行擢為王府法曹行參軍累
遷外兵記室參軍時甘露降士林館蘭獻頌高祖嘉之
因有詔使製北兖州刺史蕭楷德政碑又奉令製宣城
王奉述中庸頌太清元年遷散騎侍郎兼散騎常侍使
於魏會侯景舉地入附境上交兵蘭母慮不得還感氣
卒及蘭還入境爾夕夢不祥旦便投劾馳歸既至號慟
嘔血氣絕久之水漿不入口親友慮其不全相對悲慟

彊勸以飲粥蘭初勉彊受之終不能進經月餘日因夜臨而卒時年三十八蘭所製詩賦碑頌數十篇

史臣曰孔子稱毀不滅性教民無以死傷生也故制喪紀為之節文高柴仲由伏膺聖教曾參閔損虔恭孝道或水漿不入口泣血終年豈不知創鉅痛深慕義慕切所謂先王制禮賢者俯就至如丘吳終於毀滅若劉曇淨何炯江綰謝蘭者亦二子之志歟

梁書卷四十七考證

滕曇恭傳太守王僧虔引曇恭為功曹固辭不就王儉
時隨僧虔在郡號為滕曾子。度南史作虔臣人龍

按南齊書王儉為叔父僧虔所養僧虔嘗為豫章內
史則南史是也

荀匠傳赴武陵王義為元凶追兵所殺。義字上南史
有舉字

梁書卷四十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梁書卷四十八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四十二

儒林

伏曼容 何佟之 范縝 嚴植之

賀瑒子革 司馬筠 卞華 崔靈恩

孔兪 盧廣 沈峻太史叔明

孔子祛

皇品

漢氏承秦燔書大弘儒訓太學生徒動以萬數郡國黌舍悉皆充滿學於山澤者至或就為列肆其盛也如是漢末喪亂其道遂衰魏正始以後仍尚玄虛之學為儒者蓋寡時荀勗摯虞之徒雖刪定新禮改官職未能易俗移風自是中原橫潰衣冠殄盡江左草創日不暇給以迄於宋齊國學時或開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及十年蓋取文具廢之多歷世祀其棄也忽諸鄉里莫或開

館公卿罕通經術朝廷大儒獨學而弗肯養衆後生孤陋擁經而無所講習三德六藝其廢久矣高祖有天下深愍之詔求碩學治五禮定六律改斗歷正權衡天監四年詔曰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罔樹抑此之由朕日是罷朝思聞俊異收士得人實惟疇獎可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廣開館宇招內後進於是以平原明山賓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瑒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

餽廩其射策通明者即除為吏十數月間懷經負笈者
雲會京師又選遣學生如會稽雲門山受業於廬江何
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學七年又詔曰建國君民
立教為首砥身礪行由乎經術朕肇基明命光宅區宇
雖耕耘雅業傍闡藝文而成器未廣志本猶闕非以鎔
範貴遊納諸軌度思欲式敦讓齒自家刑國今聲訓所
漸戎夏同風宜大啓庠黌博延胄子務彼十倫弘此三
德使陶鈞遠被微言載表於是皇太子皇子宗室王侯

始就業焉高祖親屈與駕釋奠於先師先聖申之以讌
語勞之以束帛濟濟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其伏
曼容何佟之范縝有舊名于世為時儒者嚴植之賀瑒
等首膺茲選今竝綴為儒林傳云

伏曼容字公儀平昌安丘人曾祖滔晉著作郎父允之
宋司空主簿曼容早孤與母兄客居南海少篤學善老
易侗儻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晏了
不學也故知平叔有所短聚徒教授以自業為驃騎行

參軍宋明帝好周易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曼容執經
曼容素美風采帝恒以方嵇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叔
夜像以賜之遷司徒參軍袁粲為丹陽尹請為江寧令
入拜尚書外兵郎昇明末為輔國長史南海太守齊初
為通直散騎侍郎永明初為太子率更令侍皇太子講
衛將軍王儉深相交好令與河內司馬憲吳郡陸澄共
撰喪服義既成又欲與之定禮樂會儉薨遷中書侍郎
大司馬諮議參軍出為武昌太守建武中入拜中散大

夫時明帝不重儒術曼容宅在瓦官寺東施高坐於聽
事有賓客輒升高坐為講說生徒常數十百人梁臺建
以曼容舊儒召拜司馬出為臨海太守天監元年卒官
時年八十二為周易毛詩喪服集解老莊論語義子暉
在良吏傳

何佟之字士威廬江潯人豫州刺史惲六世孫也祖劭
之宋員外散騎常侍父歆齊奉朝請佟之少好三禮師
心獨學彊力專精手不輟卷讀禮論二百篇畧皆上口

時太尉王儉為時儒宗雅相推重起家揚州從事仍為
總明館學士頻遷司徒車騎參軍事尚書祠部郎齊建
武中為鎮北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講領丹陽邑中正時
步兵校尉劉瓛徵士吳苞皆已卒京邑碩儒唯佟之而
已佟之明習事數當時國家吉凶禮則皆取決焉名重
於世歷步兵校尉國子博士尋遷驃騎諮議參軍轉司
馬永元末京師兵亂佟之常集諸生講論孜孜不怠中
興初拜驍騎將軍高祖踐阼尊重儒術以佟之為尚書

左丞是時百度草創終之依禮定議多所裨益天監二年卒官年五十五高祖甚悼惜將贈之官故事左丞無贈官者特詔贈黃門侍郎儒者榮之所著文章禮義百許篇子朝隱朝晦

范縝字子真南鄉舞陰人也晉安北將軍汪六世孫祖璩之中書郎父濛早卒縝少孤貧事母孝謹年未弱冠聞沛國劉瓛聚衆講說始往從之卓越不羣而勤學瓛甚奇之親為之冠在瓛門下積年去來歸家恒芒屨布

衣徒行於路。獻門多車馬。貴游續在其門。聊無恥愧。既長博通經術。尤精三禮。性質直好危言。高論不為士友所安。唯與外弟蕭琛善。琛名曰口辯。每服續簡詣起家齊寧蠻主簿。累遷尚書殿中郎。永明年中。與魏氏和親。歲通聘。好特簡才學之士。以為行人。續及從弟雲、蕭琛、琅邪顏幼明、河東裴昭明相繼將命。皆著名隣國。於時竟陵王子良盛招賓客。續亦預焉。建武中。遷領軍長史。出為宜都太守。母憂去職。歸居於南州。義軍至。續墨經。

來迎高祖與縝有西邸之舊見之甚悅及建康城平以
縝為晉安太守在郡清約資公祿而已視事四年徵為
尚書左丞縝去還雖親戚無所遺唯餉前尚書令王亮
縝仕齊時與亮同臺為郎舊相友至是亮被擯棄在家
縝自迎王師志在權軸既而所懷未滿亦常怏怏故私
相親結以矯時云後竟坐亮徙廣州語在亮傳初縝在
齊世嘗侍竟陵王子良子良精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
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何得有貧賤

續答曰人之生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蒂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關籬牆落于溷糞之側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深怪之續退論其理著神滅論曰或問予云神滅何以知其滅也荅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問曰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無知即事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即非所聞也荅曰形者

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也問曰神故非用不得為異其義安在荅曰名殊而體一也問曰名既已殊體何得一荅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問曰刀之與利或如來說形之與神其義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豈非木有一人

有二邪荅曰異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為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為神則可如來論也今人之質質有知也木之質質無知也人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安有如木之質而復有異木之知哉問曰人之質所以異木質者以其有知耳人而無知與木何異荅曰人無無知之質猶木無有知之形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知之質邪荅曰是無人質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矣荅曰死者如木而無異木之知生

者有異木之知而無如木之質也問曰死者之骨骼非生之形骸邪答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區已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問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骼非死者之骨骼則應不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則此骨骼從何而至此邪答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為死者之骨骼也問曰生者之形骸雖變為死者之骨骼豈不從生而有死則知死體猶生體也答曰如因榮木變為枯木枯木之質寧是榮

木之體問曰榮體變為枯體枯體即是榮體絲體變為
縷體縷體即是絲體有何別焉荅曰若枯即是榮榮即
是枯應榮時凋零枯時結實也又榮木不應變為枯木
以榮即枯無所復變也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要先
榮後枯何也絲縷之義亦同此破問曰生形之謝便應
豁然都盡何故方愛死形綿歷未已耶荅曰生滅之體
要有其次故也夫歟而生者必歟而滅漸而生者必漸
而滅歟而生者飄驟是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歟有

漸物之理也問曰形即是神者手等亦是邪答曰皆是神之分也問曰若皆是神之分神既能慮手等亦應能慮也答曰手等亦應能有痛癢之知而無是非之慮問曰慮為一為異答曰知即是慮淺則為知深則為慮問曰若爾應有二乎答曰人體惟一神何得二問曰若不
得二安有痛癢之知復有是非之慮答曰如手足雖異
總為一人是非痛癢雖復有異亦總為一神矣問曰是
非之慮不關手足當關何處答曰是非之意心器所主

問曰心器是五藏之心非邪答曰是也問曰五藏有何殊別而心獨有是非之慮乎答曰七竅亦復何殊而司用不均問曰慮思無方何以知是心器所主答曰五藏各有所司無有能慮者是以心為慮本問曰何不寄在眼等分中答曰若慮可寄於眼分何故不寄於耳分邪問曰慮體無本故可寄之於眼分眼目有本不假寄於佗分也答曰眼何故有本而慮無本苟無本於我形而可徧寄於異地亦可張甲之情寄王乙之軀李丙之性

託趙丁之體然乎哉不然也問曰聖人形猶凡人之形而有凡聖之殊故知形神異矣荅曰不然金之精者能昭穢者不能昭有能昭之精金寧有不昭之穢質又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是以八采重瞳勛華之容龍顏馬口軒皞之狀形表之異也比干之心七竅列角伯約之膽其大若拳此心器之殊也是知聖人定分每絕常區非惟道革羣生乃亦形超萬有凡聖均體所未敢安問曰子云聖人之

形必異於凡者敢問陽貨類仲尼項籍似大舜舜項孔
陽智革形同其故何邪荅曰珉似玉而非玉雞類鳳而
非鳳物誠有之人故宜爾項陽貌似而非實似心器不
均雖貌無益問曰凡聖之殊形器不一可也圓極理無
有二而丘旦殊姿湯文異狀神不侔色於此益明矣荅
曰聖同於心器形不必同也猶馬殊毛而齊逸玉異色
而均美是以晉棘荆和等價連城驂騑驪俱致千里
問曰形神不二既聞之矣形謝神滅理固宜然敢問經

云為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答曰聖人之教然也所以弭孝子之心而厲偷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謂矣問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見墳素著其事寧是設教而已邪答曰妖怪茫茫或存或亡彊死者衆不皆為鬼彭生伯有何獨能然乍為人豕未必齊鄭之公子也問曰易稱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又曰載鬼一車其義云何答曰有禽焉有獸焉飛走之別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別也人滅而為鬼鬼滅而為人則未之知

也問曰知此神滅有何利用邪荅曰浮屠害政桑門蠹俗風驚霧起馳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赴僧破產以趨佛而不恤親戚不憐窮匱者何良由厚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圭撮涉於貧友老情動於顏色千鍾委於富僧歡意暢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稔之期友無遺秉之報務施闕於周急歸德必於在已又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誘以虛誕之辭欣以兜率之樂故捨逢掖襲橫衣廢俎豆列餅鉢家家棄其親

愛人人絕其嗣續致使兵挫於行間吏空於官府粟罄於情遊貨殫於泥木所以姦宄弗勝頌聲尚擁惟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病無限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悅爾而無來也不禦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壟畝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窮也蠶而衣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為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匡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此論出朝野諠譁子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鎮在南累年

追還京既至以為中書郎國子博士卒官文集十卷子
胥字長才傳父學起家太學博士胥有口辯大同中常
兼主客郎對接北使遷平西湘東王諮議參軍侍宣城
王讀出為鄱陽內史卒於郡

嚴植之字孝源建平秭歸人也祖欽宋通直散騎常侍
植之少善莊老能立言精解喪服孝經論語及長徧治
鄭氏禮周易毛詩左氏春秋性淳孝謹厚不以所長高
人少遭父憂因菜食二十三載後得風冷疾乃止齊永

明中始起家為廬陵王國侍郎遷廣漢王國右常侍王
誅國人莫敢視植之獨奔哭手營殯殮徒跣送喪墓所
為起冢葬畢乃還當時義之建武中遷員外郎散騎常
侍尋為康樂侯相在縣清白民吏稱之天監二年板後
軍騎兵參軍事高祖詔求通儒治五禮有司奏植之治
凶禮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教授以植之兼五經
博士植之館在潮溝生徒常百數植之講五館生必至
聽者千餘人六年遷中撫軍記室參軍猶兼博士七年

卒於館時年五十二植之自疾後便不受廩俸妻子困乏既卒喪無所寄生徒為市宅乃得成喪焉植之性仁慈好陰德雖在閤室未嘗怠也少嘗山行見一患者植之問其姓名不能荅載與俱歸為營醫藥六日而死植之為棺殮殯之卒不知何許人也嘗緣柵塘行見患人臥塘側植之下車問其故云姓黃氏家本荊州為人傭賃疾既危篤船主將發棄之於岸植之心惻然載還治之經年而黃氏差請終身充奴僕以報厚恩植之不受

遺以資糧遣之其義行多如此撰凶禮儀注四百七十九卷

賀瑒字德璉會稽山陰人也祖道力善三禮仕宋為尚書三公郎建康令瑒少傳家業齊時沛國劉瓛為會稽府丞見瑒深器異之嘗與俱造吳郡張融指瑒謂融曰此生神明聰敏將來當為儒者宗瓛還薦之為國子生舉明經揚州祭酒俄兼國子助教歷奉朝請太學博士太常丞遭母憂去職天監初復為太常丞有司舉治賓

禮召見說禮義高祖異之詔朝朔望預華林講四年初開五館以瑒兼五經博士別詔為皇太子定禮撰五經義瑒悉禮舊事時高祖方創定禮樂場所建議多見施行七年拜步兵校尉領五經博士九年遇疾遣醫藥省問卒於館時年五十九所著禮易老莊講疏朝廷博議數百篇賓禮儀注一百四十五卷瑒於禮尤精館中生徒常百數弟子明經對策至數十人二子革字文明少通三禮及長徧治孝經論語毛詩左傳起家晉安王國

侍郎兼太學博士侍湘東王讀敕於永福省為邵陵湘
東武陵三王講禮稍遷湘東王府行參軍轉尚書儀曹
郎尋除秣陵令遷國子博士於學講授生徒常數百人
出為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參軍帶江陵令王初於府置
學以革領儒林祭酒講三禮荆楚衣冠聽者甚衆前後
再監南平郡為民吏所德尋加貞威將軍兼平西長史
南郡太守革性至孝常恨貪祿代耕不及養在荊州歷
為郡縣所得俸秩不及妻孥專擬還鄉造寺以申感恩

大同六年卒官時年六十二弟季亦明三禮歷官尚書
祠部郎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步兵校尉中書黃門郎
兼著作

司馬筠字貞素河內溫人晉驃騎將軍譙烈王承七世
孫祖亮宋司空從事中郎父端齊奉朝請筠孤貧好學
師事沛國劉瓛彊力專精深為瓛所器異既長博通經
術尤明三禮齊建武中起家奉朝請遷王府行參軍天
監初為本州治中除暨陽令有清績入拜尚書祠部郎

七年安成太妃陳氏薨江州刺史安成王秀荊州刺史
始興王憺竝以慈母表解職詔不許還攝本任而太妃
在都喪祭無主舍人周捨議曰賀彥先稱慈母之子不
服慈母之黨婦又不從夫而服慈姑小功服無從故也
庾蔚之云非徒子不從母而服其黨孫又不從父而服
其慈由斯而言慈祖母無服明矣尋門內之哀不容自
同於常按父之祥禫子竝受弔今二王諸子宜以成服
日單衣一日為位受弔制曰二王在遠諸子宜攝祭事

捨又曰禮云縞冠玄武子姓之冠則世子衣服宜異於常可著細布衣絹為領帶三年不聽樂又禮及春秋庶母不世祭蓋謂無王命者耳吳太妃既朝命所加得用安成禮秩則當祔廟五世親盡乃毀陳太妃命數之重雖則不異慈孫既不從服廟食理無傳祀子祭孫止是會經文高祖因是敕禮官議皇子慈母之服筠議宋朝五服制皇子服訓養母禮依庶母慈已宜從小功之制按曾子問曰子游曰喪慈母禮歟孔子曰非禮也古者

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鄭
玄注云此指謂國君之子也若國君之子不服則王者
之子不服可知又喪服經云君子子為庶母慈已者傳
曰君子子者貴人子也鄭元引內則三母止施於卿大
夫以此而推則慈母之服上不在五等之嗣下不逮三
士之息儻其服者止卿大夫尋諸侯之子尚無此服況
乃施之皇子謂宜依禮刊除以反前代之惑高祖以為
不然曰禮言慈母凡有三條一則妻子之無母使妾之

無子者養之命為母子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是也二則嫡妻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雖均乎慈愛但嫡妻之子妾無為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已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正是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既無其服則此慈亦無服矣內則云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此其明文此言擇

諸母是擇人而為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也何以知之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者則是長妾長妾之禮實有殊加何容次妾生子乃退成保母斯不可也又多兄弟之人於義或可若始生之子便應三母俱闕耶由是推之內則所言諸母是謂三母非兄弟之母明矣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子得有此對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鄭玄不辯三慈混為訓釋引彼無服以注慈已後人致謬實此之由

經言君子子者此雖起於大夫明大夫猶爾自斯以上
彌應不異故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總言曰貴則
無所不包經傳互文交相顯發則知慈加之義通乎大
夫以上矣宋代此科不乖禮意便加除削良是所疑於
是筠等請依制改定嫡妻之子母沒為父妾所養服之
五月貴賤竝同以為永制累遷王府諮議權知左丞事
尋除尚書左丞出為始興內史卒官子壽傳父業明三
禮大同中歷官尚書祠部郎出為曲阿令

卞華字昭丘濟陰宛句人也晉驃騎將軍忠貞公壺六世孫父倫之給事中華幼孤貧好學年十四召補國子生通周易既長徧治五經與平原明山賓會稽賀瑒同業友善起家齊豫章王國侍郎累遷奉朝請征西行參軍天監初遷臨川王參軍事兼國子助教轉安成王功曹參軍兼五經博士聚徒教授華博涉有機辯說經析理為當時之冠江左以來鍾律絕學至華乃通焉遷尚書儀曹郎出為吳令卒

崔靈恩清河武城人也少篤學從師徧通五經尤精三禮三傳先在北仕為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歸國高祖以其儒術擢拜員外散騎侍郎累遷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靈恩聚徒講授聽者常數百人性拙朴無風采及解經析理甚有精致京師舊儒咸稱重之助教孔僉尤好其學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為江東所行及改說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有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報靈恩世竝

行馬僧誕會稽餘姚人以左氏教授聽者亦數百人其
該通義例當時莫及先是儒者論天互執渾蓋二義論
蓋不合於渾論渾不合於蓋靈恩立義以渾蓋為一焉
出為長沙內史還除國子博士講衆尤盛出為明威將
軍桂州刺史卒官靈恩集注毛詩二十二卷集注周禮
四十卷制三禮義宗四十七卷左氏經傳義二十二卷
左氏條例十卷公羊穀梁文句義十卷

孔僉會稽山陰人少師事何肩通五經尤明三禮孝經

論語講說竝數十徧生徒亦數百人歷官國子助教三為五經博士遷尚書祠部郎出為海鹽山陰二縣令僉儒者不長政術在縣無績太清亂卒於家子俶立頗涉文學官至太學博士僉兄子元素又善三禮有盛名早卒

盧廣范陽涿人自云晉司空從事中郎諶之後也諶没死冉閔之亂晉中原舊族諶有後焉廣少明經有儒術天監中歸國初拜員外散騎侍郎出為始安太守坐事

免頃之起為折衝將軍配千兵北伐還拜步兵校尉兼
國子博士徧講五經時北來人儒學者有崔靈思孫詳
蔣顯竝聚徒講說而音辭鄙拙惟廣言論清雅不類北
人僕射徐勉兼通經術深相賞好尋遷員外散騎常侍
博士如故出為信武桂陽嗣王長史尋陽太守又為武
陵王長史太守如故卒官

沈峻字士嵩吳興武康人家世農夫至峻好學與舅太
史叔明師事宗人沈麟士門下積年晝夜自課時或睡

寐輒以杖自擊其篤志如此麟士卒後乃出都徧遊講肆遂博通五經尤長三禮初為王國中尉稍遷侍郎竝兼國子助教時吏部郎陸倕與僕射徐勉書薦峻曰五經博士庾季遠湏換計公家必欲詳擇其人凡聖賢可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為羣經源本此學不傳多歷年世北人孫詳蔣顯亦經聽習而音草楚夏故學徒不至惟助教沈峻特精此書比日時開講肆羣儒劉岳沈宏沈熊之徒竝執經下坐北面受業莫不

歎服人無間言第謂宜即用此人命其專此一學周而復始使聖人正典廢而更興累世絕業傳於學者勉從之奏峻兼五經博士於館講授聽者常數百人出為華容令還除員外散騎侍郎復兼五經博士時中書舍人賀琛奉敕撰梁官乃啓峻及孔子祛補西省學士助撰錄書成入兼中書通事舍人出為武康令卒官子文阿傳父業尤明左氏傳太清中自國子助教為五經博士傳峻業者又有吳郡張及會稽孔子雲官皆至五經博

士尚書祠部郎太史叔明吳興烏程人吳太史慈後也少善莊老兼治孝經禮記其三玄尤精解當世冠絕每講說聽者常五百餘人歷官國子助教邵陵王綸好其學及出為江州携叔明之鎮王遷郢州又隨府所至輒講授江外人士皆傳其學焉大同十三年卒時年七十

三

孔子祛會稽山陰人少孤貧好學耕耘樵採常懷書自隨投閑則誦讀勤苦自勵遂通經術尤明古文尚書初

為長沙嗣王侍郎兼國子助教講尚書四十篇聽者常數百人中書舍人賀琛受敕撰梁官啓子祛為西省學士助撰錄書成兼司文侍郎不就久之兼主客郎舍人學士如故累遷湘東王國侍郎常侍員外散騎侍郎又雲麾廬江公記室參軍轉兼中書通事舍人尋遷步兵校尉舍人如故高祖撰五經講疏及孔子正言專使子祛檢閱羣書以為義證事竟敕子祛與右衛朱异左丞賀琛於士林館遞日執經累遷通直正員郎舍人如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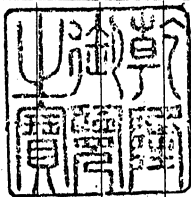
中大同元年卒官時年五十一子祛凡著尚書義二十卷集注尚書三十卷續朱彛集注周易一百卷續何承天集禮論一百五十卷

皇侃吳郡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也侃少好學師事賀瑒精力專門盡通其業尤明三禮孝經論語起家兼國子助教於學講說聽者數百人撰禮記講疏五十卷書成奏上詔付秘閣頃之召入壽光殿講禮記義高祖善之拜員外散騎侍郎兼助教如故性至孝常日限誦

孝經二十篇以擬觀世音經丁母憂解職還鄉里平西邵陵王欽其學厚禮迎之侶既至因感心疾大同十一年卒於夏首時年五十八所撰論語義十卷與禮記義並見重於世學者傳焉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叔孫通講論馬上桓榮精力凶荒既逢平定自致光寵若夫崔伏何嚴互有焉曼容終之講道於齊季不為時改賀瑒嚴植之之徒遭梁之崇儒重道咸至高官稽古之力諸子各盡之矣范縝墨經

傲倖不遂其志宜哉



梁書卷四十八

梁書卷四十八考證

賀瑒傳常恨貪祿代耕不及養○貪南史作食應從之
司馬筠傳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是也○慈母下南史
有如母二字

崔靈恩傳制三禮義宗四十七卷○四十七南史作三
十

孔子祛傳常懷書自隨投閒則誦讀○投南史作役

梁書卷四十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梁書卷四十九
五十

詳校官檢討

臣羅國俊

洗馬

臣

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

臣

張

埏

校對官主事

臣

張

培

膳錄監生

臣

張永

浙

欽定四庫全書

梁書卷四十九

唐散

騎常侍

姚

思

廉

撰

列傳第四十三

文學上

到沆

丘犀

劉苞

袁峻

庾於陵弟肩吾

劉昭

何遜

鍾嶸

周興嗣

吳均

昔司馬遷班固書竝為司馬相如傳相如不預漢廷大事蓋取其文章尤著也固又為賈鄒枚路傳亦取其能文傳焉范氏後漢書有文苑傳所載之人其詳已甚然經禮樂而緯國家通古今而述美惡非文莫可也是以君臨天下者莫不敦悅其義縉紳之學咸貴尚其道古往今來未之能易高祖聰明文思先宅區寓旁求儒雅詔採異人文章之盛煥乎俱集每所御幸輒命羣臣賦詩其文善者賜以金帛詣闕廷而獻賦頌者或引見焉

其在位者則沈約江淹任昉竝以文采妙絕當時至若
彭城到沆吳興丘遲東海王僧孺吳郡張率等或入直
文德通譙壽光皆後來之選也約淹昉僧孺率別以功
迹論今綴到沆等文兼學者至太清中人為文學傳云
到沆字茂瀝彭城武原人也曾祖彥之宋將軍父攜齊
五兵尚書沆幼聰敏五歲時攜於屏風抄古詩沆請教
讀一遍便能諷誦無所遺失既長勤學善屬文工篆隸
美風神容止可悅齊建武中起家後軍法曹參軍天監

初遷征虜主簿高祖初臨天下收拔賢俊甚愛其才東宮建以為太子洗馬時文德殿置學士省召高才碩學者待詔其中使校定墳史詔沆通籍焉時高祖譙華光殿命羣臣賦詩獨詔沆為二百字二刻使成沆於坐立奏其文甚美俄以洗馬管東宮書記散騎省優策文三年詔尚書郎在職清能或人才高妙者為侍郎以沆為殿中曹侍郎沆從父兄溉洽並有才名時皆相代為殿中當世榮之四年遷太子中舍人沆為人不自伐不論

人長短樂安任昉南鄉范雲皆友善其年遷丹陽尹丞
以疾不能處職事遷北中郎諮議參軍五年卒官年三
十高祖甚傷惜焉詔賜錢二萬布三十疋所著詩賦百
餘篇

丘遲字希範吳興烏程人也父靈鞠有才名仕齊官至
太中大夫遲八歲便屬文靈鞠常謂氣骨似我黃門郎
謝超宗徵士何點竝見而異之及長州辟從事舉秀才
除太學博士遷大司馬行參軍遭父憂去職服闋除西

中郎參軍累遷殿中郎以母憂去職服除復為殿中郎
遷車騎錄事參軍高祖平京邑霸府開引為驃騎主簿
甚被禮遇時勸進梁王及殊禮皆遲文也高祖踐阼拜
散騎侍郎俄遷中書侍郎領吳興邑中正待詔文德殿
時高祖著連珠詔羣臣繼作者數十人遲文最美天監
三年出為永嘉太守在郡不稱職為有司所糾高祖愛
其才寢其奏四年中軍將軍臨川王宏北伐遲為諮議
參軍領記室時陳伯之在北與魏軍來距遲以書喻之

伯之遂降還拜中書郎遷司徒從事中郎七年卒官時年四十五所著詩賦行於世

劉苞字孝嘗彭城人也祖勔宋司空父愷齊太子中庶子苞四歲而父終及年六七歲見諸父常泣時伯叔父悛繪等竝顯貴苞母謂其畏憚怒之苞對曰早孤不及有識聞諸父多相似故心中欲悲無有佗意因而歔歔母亦慟甚初苞父母及兩兄相繼亡沒悉假瘞焉苞年十六始移墓所經營改葬不資諸父未幾皆畢繪常歎

服之少好學能屬文起家為司徒法曹行參軍不就天
監初以臨川王妃弟故自征虜主簿仍遷王中軍功曹
累遷尚書庫部侍郎丹陽尹丞太子太傅丞尚書殿中
侍郎南徐州治中以公事免久之為太子洗馬掌書記
侍講壽光殿自高祖即位引後進文學之士芑及從兄
孝綽從弟孺同郡到溉溉弟洽從弟沆吳郡陸倕張率
竝以文藻見知多預讌坐雖仕進有前後其賞賜不殊
天監十年卒時年三十臨終呼友人南陽劉之遴託以

喪事務從儉率芑居官有能名性和而直與人交面折其非退稱其美情無所隱士友咸以此歎惜之

索峻字孝高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渙之八世孫也峻早孤篤志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休息訥言語工文辭義師荆京邑鄱陽王恢東鎮破岡峻隨王知管記事天監初鄱陽國建以峻為侍郎從鎮京口王遷郢州兼都曹參軍高祖雅好辭賦時獻文於南關者相望焉其藻麗可觀

或見賞擢六年峻乃擬楊雄官箴奏之高祖嘉焉賜束帛除員外散騎侍郎直文德學士省抄史記漢書各為二十卷又奉敕與陸倕各製新闕銘辭多不載

庾於陵字子介散騎常侍黔婁之弟也七歲能言玄理既長清警博學有才思齊隨王子隆為荊州召為主簿使與謝朓宗夬抄撰羣書子隆代還又以為送故主簿子隆尋為明帝所害僚吏畏避莫有至者唯於陵與夬獨留經理喪事始安王遙光為撫軍引為行參軍兼記

室永元末除東陽遂安令為民吏所稱天監初為建康
獄平遷尚書工部郎待詔文德殿出為湘州別駕遷驃
騎錄事參軍兼中書通事舍人俄領南郡邑中正拜太
子洗馬舍人如故舊事東宮官屬通為清選洗馬掌文
翰尤其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時於陵與周
捨竝擢充職高祖曰官以人而清豈限以甲族時論以
為美俄遷散騎侍郎改領荊州大中正累遷中書黃門
侍郎舍人中正竝如故出為宣毅晉安王長史廣陵太

守行府州事以公事免復起為通直郎尋除鴻臚卿復領荊州大中正卒官時年四十八文集十卷弟肩吾

肩吾字子慎八歲能賦詩特為兄於陵所友愛初為晉安王國常侍仍遷王宣惠府行參軍自是每王徙鎮肩吾常隨府歷王府中郎雲麾參軍並兼記室參軍中大通三年王為皇太子兼東宮通事舍人除安西湘東王錄事參軍俄以本官領荊州大中正累遷中錄事諮議參軍太子率更令中庶子初太宗在藩雅好文章士時

肩吾與東海徐摛吳郡陸杲彭城劉遵劉孝儀儀弟孝
威同被賞接及居東宮又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
摛子陵吳郡張長公北地傳宏東海鮑至等充其選齊
永明中文士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為新變
至是轉拘聲韻彌尚麗靡復踰於往時時太子與湘東
王書論之曰吾輩亦無所遊賞止事披閱性既好文時
復短詠雖是庸音不能閣筆有慙伎癢更同故態比見
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浮疎爭為闡緩玄冬修夜思

所不得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
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
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
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為文不敢輕有掎撫但以當
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楊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
而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為是則古文為
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為盍各則未之敢許又
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

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為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曾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方分肉於仁獸逞卻克於邯鄲入鮑忘臭效尤致禍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徽金銑反為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覈量文質有異巧

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
翠履之人望閩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
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襞甚矣哉文之橫
流一至於此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
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
辯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
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語思吾子建一共商推辯
茲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丹既定雌黃

有別使夫懷鼠知慙濫竽自耻譬斯素紹畏見子將同
彼盜牛遥羞王烈相思不見我勞如何太清中侯景寇
陷京都及太宗即位以肩吾為度支尚書時上流諸蕃
竝據州拒景景矯詔遣肩吾使江州喻當陽公大心大
心尋舉州降賊肩吾因逃入建昌界久之方得赴江陵
未幾卒文集行於世

劉昭字宣卿平原高唐人晉太尉寔九世孫也祖伯龍
居父憂以孝聞宋武帝敕皇太子諸王竝往弔慰官至

少府卿父彪齊征虜晉安王記室昭幼清警七歲通老
莊義既長勤學善屬文外兄江淹早相稱賞天監初起
家奉朝請累遷征北行參軍尚書倉部郎尋除無錫令
歷為宣惠豫章王中軍臨川記室初昭伯父彤集眾家
晉書注千寶晉紀為四十卷至昭又集後漢同異以注
范曄書世稱博悉遷通直郎出為剡令卒官集注後漢
一百八十卷幼童傳十卷文集十卷子紹字言明亦好
學通三禮大同中為尚書祠部郎尋去職不復仕紹弟

緩字舍度少知名歷官安西湘東王記室時西府盛集文學緩居其首除通直郎俄遷鎮南湘東王中錄事復隨府江州卒

何遜字仲言東海郟人也曾祖承天宋御史中丞祖翼員外郎父詢齊太尉中兵參軍遜八歲能賦詩弱冠州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好自是一文一詠雲輒嗟賞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其能舍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沈約亦

愛其文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其
為名流所稱如此天監中起家奉朝請遷中衛建安王
水曹行參軍兼記室王愛文學之士日與遊宴及遷江
州遜猶掌書記還為安西安成王參軍事兼尚書水部
郎母憂去職服闋除仁威廬陵王記室復隨府江州未
幾卒東海王僧孺集其文為八卷初遜文章與劉孝綽
竝見重於世世謂之何劉世祖著論論之云詩多而能
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時有會稽虞騫工為五言

詩名與遜相埒官至王國侍郎其後又有會稽孔翁歸
濟陽江避竝為南平王大司馬府記室翁歸亦工為詩
避博學有思理更注論語孝經二人竝有文集

鍾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人晉侍中雅七世孫也父蹈齊
中軍參軍嶸與兄岵弟嶼竝好學有思理嶸齊永明中
為國子生明周易衛軍王儉領祭酒頗賞接之舉本州
秀才起家王國侍郎遷撫軍行參軍出為安國令永元
末除司徒行參軍天監初制度雖革而日不暇給嶸乃

言曰永元肇亂坐弄天爵勲非即戎官以賄就揮一金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校騎都塞市郎將填街服既纓組尚為臧獲之事職唯黃散猶躬胥徒之役名實淆紊茲焉莫甚臣愚謂軍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貫而因斯受爵一宜削除以懲僥競若吏姓寒人聽極其門品不當因軍遂濫清級若僑雜僞楚應在綏附正宜嚴斷祿力絕其妨正直乞虛號而已謹竭愚忠不恤衆口敕付尚書行之遷中軍臨川王行參軍衡陽王元簡出守

會稽引為寧朔記室專掌文翰時居士何胤築室若邪
山山發洪水漂拔樹石此室獨存元簡命嶠作瑞室頌
以旌表之辭甚典麗遷西中郎晉安王記室嶠嘗品古
今五言詩論其優劣名為詩評其序曰氣之動物物之
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欲以照燭三才輝麗萬有
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
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夙矣夏歌曰鬱陶
乎予心楚謠云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略是五言

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古詩眇邈人代難
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楊枚
馬之徒辭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訖班婕妤將
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
二百載中唯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致降及建安曹公
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
翼次有攀龍託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
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訖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

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之風盡矣先是郭景純用俊上之才創變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初有謝靈運才高辭盛富豔難蹤固已舍跨劉郭陵轢潘左故知陳思為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為輔陸機為太康之英安

仁景陽為輔謝客為元嘉之雄顏延年為輔此皆五言之冠冕文辭之命世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煩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辭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遺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者邪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賦三曰比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

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辭躓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或殺氣雄邊塞客衣單霜閨淚盡又士有解珮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釋其情故

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
矣故辭人作者固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裁能勝
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騫焉於是庸音雜體各為家
法至於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
謂為警策衆視終淪平鈍次有輕蕩之徒笑曹劉為古
拙謂鮑昭義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昭終不及
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棄於高聽
無涉於文流矣嶸觀王公搢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

不以詩為口實隨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渾竝汎朱紫相
奪誼譁競起准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
淆亂欲為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嶸感而作焉
昔九品論人七畧裁士校以賓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
為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同博奕方今皇帝資生知
之上才體沉鬱之幽思文麗日月學究天人昔在貴遊
已為稱首况八紘既掩風靡雲蒸抱玉者連肩握珠者
踵武固以睨漢魏而弗顧吞晉宋於胷中諒非農歌轅

議敢致流別嶸之今錄庶周遊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
項之卒官岢字長岳官至府參軍建康平著良史傳十
卷嶼字季望永嘉郡丞天監十五年敕學士撰徧畧嶼
亦預焉兄弟並有文集

周興嗣字思纂陳郡項人漢太子太傅堪後也高祖凝
晉征西府參軍宜都太守興嗣世居姑孰年十三遊學
京師積十餘載遂博通記傳善屬文嘗步自姑孰投宿
逆旅夜有人謂之曰子才學邁世初當見識貴臣卒被

知英主言終不測所之齊隆昌中侍中謝朓為吳興太守唯與興嗣談文史而已及罷郡還因大相稱薦本州舉秀才除桂陽郡丞太守王嶸素相賞好禮之甚厚高祖革命興嗣奏休平賦其文甚美高祖嘉之拜安成王國侍郎直華林省其年河南獻僊馬詔興嗣與待詔到沆張率為賦高祖以興嗣為工擢負外散騎侍郎進直文德壽光省是時高祖以三橋舊宅為光宅寺敕興嗣與陸倕各製寺碑及成俱奏高祖用興嗣所製者自是

銅表銘柵塘碣北伐檄次韻王羲之書千字竝使興嗣
為文每奏高祖輒稱善加賜金帛九年除新安郡丞秩
滿復為員外散騎侍郎佐撰國史十二年遷給事中撰
文如故興嗣兩手先患風疽是年又染癰疾左目盲高
祖撫其手嗟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手疏治疽方以賜
之其見惜如此任昉又愛其才常言曰周興嗣若無疾
旬日當至御史中丞十四年除臨川郡丞十七年復為
給事中直西省左衛率周捨奉敕注高祖所製歷代賦

啟興嗣助焉普通二年卒所撰皇帝實錄皇德記起居
注職儀等百餘卷文集十卷

吳均字叔庠吳興故鄣人也家世寒賤至均好學有俊
才沈約嘗見均文頗相稱賞天監初柳惲為吳興召補
主簿日引與賦詩均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數之
謂為吳均體建安王偉為揚州引兼記室掌文翰王遷
江州補國侍郎兼府城局還除奉朝請先是均表求撰
齊春秋書成奏之高祖以其書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

遊詰問數條竟支離無對敕付省焚之坐免職尋有敕
召見使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功已畢
唯列傳未就普通元年卒時年五十二均注范曄後漢
書九十卷著齊春秋三十卷廟記十卷十二州記十六
卷錢唐先賢傳五卷續文釋五卷文集二十卷先是有
廣陵高爽濟陽江洪會稽虞騫竝工屬文爽齊永明中
贈衛軍王儉詩為儉所賞及領丹陽尹舉爽郡孝廉天
監初歷官中軍臨川王參軍出為晉陽令坐事繫治作

獲魚賦以自況其文甚工後遇赦獲免頃之卒洪為建
陽令坐事死謫官至王國侍郎竝有文集

梁書卷四十九

梁書卷四十九考證

到沆傳時高祖譙華光殿○光監本訛元今從南史改

正

袁峻傳峻乃擬楊雄官箴奏之○官南史作書

庾肩吾傳肩吾字子慎○子慎南史作慎之

周興嗣傳次韻王羲之書千字並使興嗣為文○宋史

李至傳言千字文乃梁武帝得鍾繇書破碑千餘字

命周興嗣次韻而成今以為王羲之異矣

梁書卷四十九考證